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無聲戲 序

文章經千百世而不磨者，未嘗以時為高下。然亦有□餘年之間，難易相去霄壤者，如今日之小說是矣。萬曆以來，大人先生享承平之福，言及一夫作難，則震畏恐怖，不敢置對。向不更事者，奪其魄易，而醉其心亦易。若今日童稚婦女，舉亙古一見再見之事而習見之，猶人目擊阿房之盛，而著小說者，將誇海市以聳其聽，豈可得乎？若以勸戒言之，則人有非高廟玉環不盜、非長陵風土不取者，雖孔子居其前，《春秋》列其側，尚無可如何，乃欲救之以小說，夫誰信之？而《無聲戲》不然，其大旨調世之所處，多逆而少順。

就才貌言之，亦易見而足恃矣。若以為必售之資，即位兼將相，寵冠嬪御，而志猶未足；若以為必不售之資，則汾陽回鑾靈武與武穆抱痛臨安，文姬身返漢廷與明妃恨留青塚，死敗者理之常，而生成者事之變也。能明此義，雖冶容果堪絕代，赤手自挽銀河，一旦畫圖省識，琵琶遣行，蜚語驚聞，弧矢夕隕，正當搶地呼天之際，尚以此作火宅中清涼飲子；況生宇宙熙恬之日附翼攀鱗者，耐金不寒帶礪之盟，錦袍得拜歌舞之賜，睹此持盈守正，免於禍患者哉。

如是則《說難》可廢，以為戲可，即以為《春秋》諸傳亦可。

偽齋主人漫題